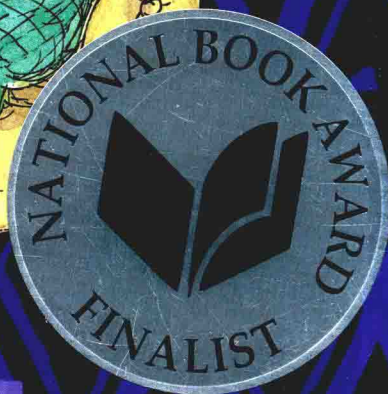


我们能谈点 开心的事吗

Can't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more

PLEAS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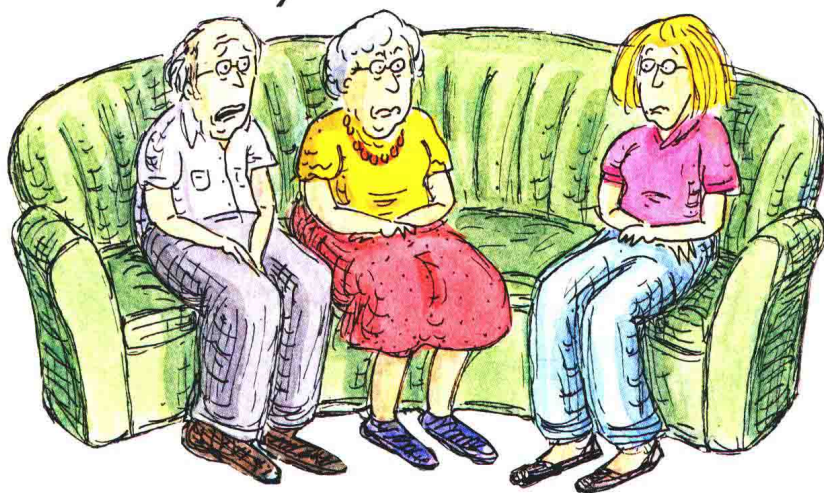
ROZ CHAST

[美] 罗兹·查斯特 著 康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我们能谈点
开心的事吗



[美] 罗兹·查斯特 著

Roz Chast

康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6-8903 号

CAN'T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MORE PLEASANT

Copyright © 2014 by Roz Chas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能谈点开心的事吗 / (美) 罗兹·查斯特著;
康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99 图像小说)

ISBN 978-7-02-012159-5

I. ①我… II. ①罗… ②康… III. ①中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3167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尚 飞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159-5

定 价 9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献给我的双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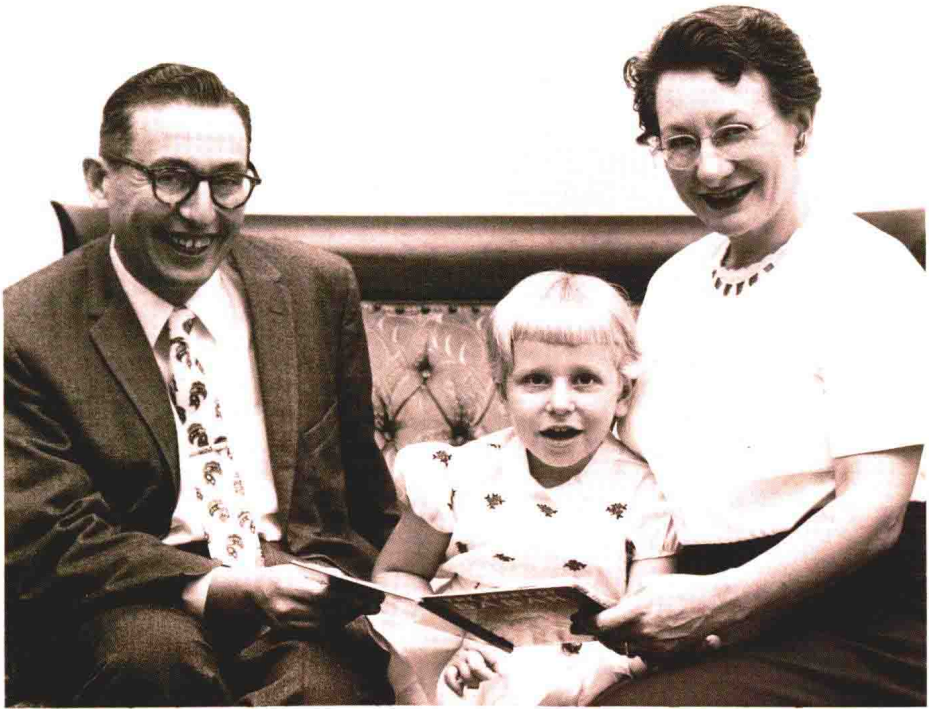
乔治和伊丽莎白

目录

引言	1
1. 先兆	9
2. 重返故里	21
3. 老年人的律师	37
4. 加拉帕戈斯	43
5. 跌倒	51
6. 迈蒙尼德医院	61
7. 日落综合症	69
8. 一个时代的终结	83
9. 搬家	99
10. 老公寓	105
11. 老年之家	125
12. 下一步	135
13. 一地纸中	147
14. 父亲死后	161
15. 落单的伊丽莎白	165
16. 睡前故事	181
17. 藏身茧中	195
18. 终点	203
尾声	223



引言





谈论死亡违背我父母的 做人原则……



1940年的某一天，我父母布鲁克林家中天花板上的一个灯泡烧了。我父亲有换灯泡恐惧症，让他爬个小梯子他都吓得瑟瑟发抖。换灯泡的任务就落到了我母亲头上。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个半月了。

换灯泡事件过后不久，我母亲出现孕期出血现象。医生告诉她此后需要卧床休息。可是一切都太迟了。在怀孕七个半月的时候，我母亲生出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只在人世待了一天。我有个阿姨当时在场，这个阿姨仍然健在。她说：“孩子完全成形了，可是浑身乌青。”我母亲也差点因此送命。

导致悲剧的原因是胎盘前置，跟伸手去够灯泡毫无关系，可我每次听到那个几乎成为我姐姐的女孩子的故事，就忍不住想要怪罪我母亲居然“伸手去够灯泡”。我常常听人说起这个故事。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家族的一个传说。

第一个
小婴儿。

我母亲说，
那段经历
“一团糟”。



她被葬到一个公墓里——
是我阿姨告诉我的。我不知道
是哪个公墓。

我父母亲不喜欢
我多打听那个
小女孩的事情。

显然，我的父母比我活得艰难。



我这一生，耳畔一直萦绕着祖辈的故事——我父母总在讲他们的父母如何于世纪之交两手空空从俄罗斯远道而来。



他们说，我的外祖父在俄罗斯是个工程师，由于不会说英语，又是个犹太人，单单指望他在曼哈顿制衣区做技工的收入，几乎养活不了妻子和五个孩子。

我的父母谈到外祖父是多么暴躁易怒；外祖母又怎样为别人说悄悄话。



我父亲的家庭更加充满悲伤。我的祖母是九个孩子中的一个。



她是唯一的女孩，也是俄罗斯霍乱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



后来，她的父亲在森林遇到强盗，被人一刀抹了脖子。



我不知道我奶奶经历了什么。她来到纽约，嫁给我爷爷，只生下我父亲一个孩子，是剖腹产。那是在1921年。

我母亲讲得非常可怕：“医生从她的脖子开始切，一直切到——你知道切到哪里。”



糟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袭来，我父母经历了大萧条、二战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大屠杀夺去了他们的家庭。

他们没有变得比现在更为怪异，实在是一个奇迹。



怎么好因为他们不愿意谈论死亡而责备他们呢？



我的父母彼此互称“灵魂伴侣”，这一说法并不蕴含讽刺意味。



他们两个的出生日期相差十天。

乔治



1912年
3月23日

伊丽莎白



1912年
4月3日

他们小时候住的地方仅仅相隔两个街区，都是在纽约的东哈林区。



他们在五年级的时候成了同班同学。



除了彼此，他们从来不和别人约会，他们自己也很少约会。



除了二战、工作、生病、洗澡之外，他们无论做什么都粘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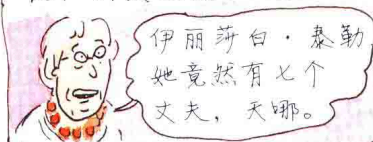
我母亲甚至还会帮我父亲洗头。



并不是说他们不吵架。他们也吵的。



说起“更好的追求”或者找乐子——那可是时髦人士的生活，是电影明星干的事，也就是说，那是堕落。



他们是紧密的小团体。



也许，他们坚信只要紧紧抓住对方，永远都不放手，那就什么都不会改变。



①

先 非

有两个问题一直伴着我的童年：一，我是唯一的孩子。二，我的父母比别人的父母老很多。



即便他们老得不知道有多少岁了，他们也从来不谈论“未来”。我也不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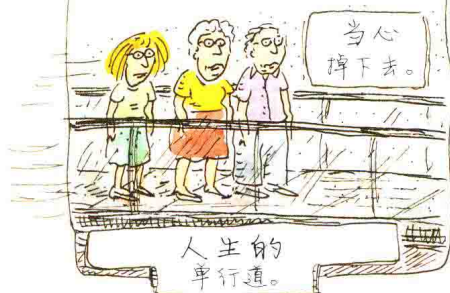


谈论未来？干吗要冒这个险？

怎么回事？查斯特一家子在说我呢。干吗说我？我要让他们看看我的真面目。



当我和我父母一起步入无情的“未来”时，我心里越来越清楚：总有那么一天，我们都得应对衰老这个问题。



老归老，他们并没有向我求助，我自然也不会挺身而出。1990年，我和丈夫、三岁的孩子一起搬到康涅狄格州的郊区，当时我的肚子里怀着即将出世的女儿。郊区地方宽敞、绿化好，还有好的公立学校。如果说我们为孩子做出

正确选择，意味着我们抛弃了当时已经70岁高龄的父母，那也只能如此了。我们在康涅狄格州住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再搬回布鲁克林。他们要是实在很想见我们，自己赶过来！！



我憎恨布鲁克林，我的父母亲却还住在那里；他们仍旧栖身在那套破公寓里，我正是在那里度过了不快乐的童年。我的邻居们令人沮丧，他们的公寓让人压抑。鬼才需要布鲁克林。



我从不曾缅怀过无忧无虑的青春，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我所拥有的只有烦恼。



如下清单可以见证我的童年和青春：

- ① 在学校好好表现
- ② 练琴
- ③ 不和别的孩子接触
- ④ 听话
- ⑤ 查阅默克症状手册
- ⑥ 不要死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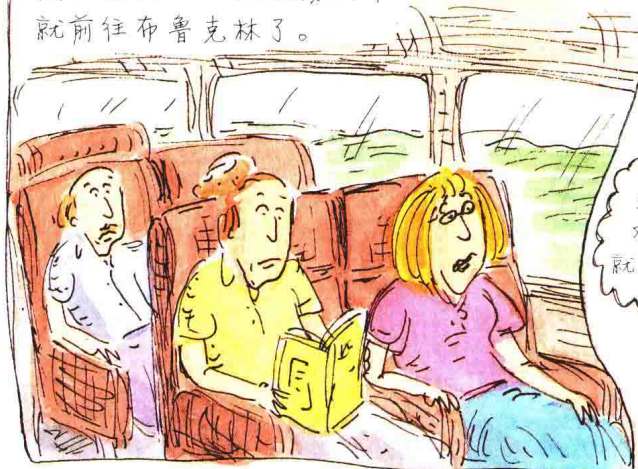
我痛恨生命里的那段时光。我为什么要回到过去？！



从1990年到2001年，我一次都没有踏足过布鲁克林。抗拒、回避、自私、懒惰，日复一日地忙忙碌碌（两个孩子！漫画截稿！购物！），这些只不过是一部分的借口而已。真实原因是：我不想回去。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急切地想要回到布鲁克林，去看望我的父母。那是2001年9月9日，一个星期天。那个日子很容易记，因为马上就发生了“9/11”事件。

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何会如此情急，竟然片刻也不能等，立刻就要去父母家去看看他们。我坐上一辆通勤列车就前往布鲁克林了。

到达纽约中央车站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这趟旅程，我想舒舒服服地去，我不想它出现任何周折，我的心头只盘旋着一个念头——快快到达我父母身边。



是啊，
双子塔
就在那里。



※最后一次看到双子塔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它们就在那里。我当然不知道那居然是最后一眼。

出租车朝布鲁克林开去。不是开往布鲁克林高地，不是公园坡，也不是卡罗尔花园；不是艺术家的布鲁克林，不是嬉皮士的布鲁克林，也不是那些买卖8元一个巧克力棒的人的布鲁克林。车子正开往布鲁克林的深处，住在这个布鲁克林的人统统被抛弃了——被所有的人和事抛弃了。在这一个布鲁克林，走廊散发出异味，邻居们尖叫着打架。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去曼哈顿，那是“城里”。若非为了无聊的工作，谁都不会去曼哈顿。